



盛开
Bloom

NOV
60 NOV 8 9

95后新概念

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

获奖者范本作品

B
卷

方达 主编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盛开 *N B W*
G O N G B P T
Bloom 95后新概念

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

获奖者范本作品

B 卷

方达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开. 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获奖者范本作品. B卷 / 方达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3

ISBN 978-7-5502-7200-2

I. ①盛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6753号

盛开. 第十八届全国新概念获奖者范本作品. B卷

主 编: 方 达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出版监制: 范筱薇

产品经理: 冯 晨

封面设计: 仙 境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81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16.5
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7200-2

定价: 2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沈思岚

1998年生，扎根陕西的东北人。陕西省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文风多变，科幻迷，热衷读书与藏书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余抒婷

1998年生，浙江人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凝佳恩

一个生于黄河流域，学在长江流域，近视到600度却不爱戴眼镜，熟人面前疯疯癫癫的女神经，陌生人前装文静假正经的伪淑女。热爱写作，钟情于文字，作品散见于《第十二届中国少年作家杯获奖作品集》《最悦读》系列、《萌芽》《哲思》《哲思2.0》哲思图书系列，个人作品集《所有的雨都会停》即将上市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。

徐仲瑞

笔名：白小二，产于1999年，因为学习成绩凄凉，长相惨不忍睹，身体虚弱，没有特长，路痴，不会照顾自己更不会照顾别人，连游戏也玩不溜，所以只能趴在电脑前笨拙地敲击键盘，码出自己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故事。喜欢窝在被窝里看小说，梦想是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，做着成为知名作家的春秋大梦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杨蕾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赵键超

简介：这个家伙很懒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胡星海

居所不定，文风自由散漫无定向，崇尚感觉中的生活，目前一事无成，但坚持爱好文学，实属难得。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李梓霞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冯浩华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芦地

笔名：柏安

出生地：河南平顶山

简介：看着迷雾重重的前路却还想以绘画、写作为生的自我催眠者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赵依然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程敏谦

笔名：梓芊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羊舍之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毕文昊

笔名：陌桦，1998年生人，白日做梦，爱好广泛，喜欢生活在自己幻想的故事里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臧心韵

1999年出生于青岛，有北方人的豪爽和属于自己的敏感。爱好众多但只坚持文字。

第十七、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徐子蘅

男，1997年生，曾在《雨花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苏州日报》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数篇。现为在读高三学生。

第十七、十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严格

有对光影幻象的执着和记录文字的随性，天真得不够明显，成熟得不够完整。最大的梦想是将幻想变成现实，然后自己仍活在虚无中幸福快乐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肖辰星

湖北财税职业学院江畔草文学社主编，喜欢方方、池莉的作品，希望能写出武汉本土的民风民情，向世人展示武汉人的面貌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滕卢涛

业余写手，文章散见于《视野》等杂志。爱好汽车，尽管当前没有车且无驾照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李溪耕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曹雅楠

笔名：明延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南书百城

1997年的射手座，高中就读昆明三中，曾几度将校刊办得濒临倒闭。

作品散见于《中学生博览》《中学生百科》《创新作文》等。

第十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

绿洲

绿 洲 文 / 沈思岚 / 002

风停在相识的地方 文 / 凝佳思 / 010

穿越风和雨 文 / 凝佳思 / 013

路过的花木都向阳 文 / 凝佳思 / 017

婴 孩 文 / 沈思岚 / 024

遭遇约瑟夫 文 / 沈思岚 / 030

山有扶苏

春秋相见 文 / 余抒婷 / 033

桂香少年 文 / 胡星海 / 043

山有扶苏 文 / 徐仲瑞 / 050

风继续吹

风继续吹 文 / 李梓霞 / 061

红 门 文 / 徐仲瑞 / 069

路过我生命的流浪者 文 / 冯浩华 / 076

在下雪的日子里 文 / 杨蕾 / 079





冬季的冒险家

阿京是只小兔子 文 / 赵依然 / 086

冬季的冒险家 文 / 臧心韵 / 092

寄往天堂的信 文 / 梓芊 / 098

虚幻世界里的远行 文 / 赵键超 / 110

厌睡症 文 / 芦地 / 118

蝴蝶的吻触

蝴蝶的吻触 文 / 徐子蕻 / 123

“轻”时代 文 / 羊舍芝 / 127

在此刻告别甲板 文 / 臧心韵 / 129

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 文 / 毕文昊 / 132

潮水 文 / 严格 / 136





再见，王子

芦 苇 文 / 肖辰星 / 140

上帝说 文 / 杨锦滢 / 145

无 知 文 / 徐子衡 / 153

再见，王子 文 / 南书百城 / 159

雾隐

青 鸟 文 / 程敏谦 / 170

雾 隐 文 / 赵键超 / 175

小 姐 文 / 滕卢涛 / 181

上海纪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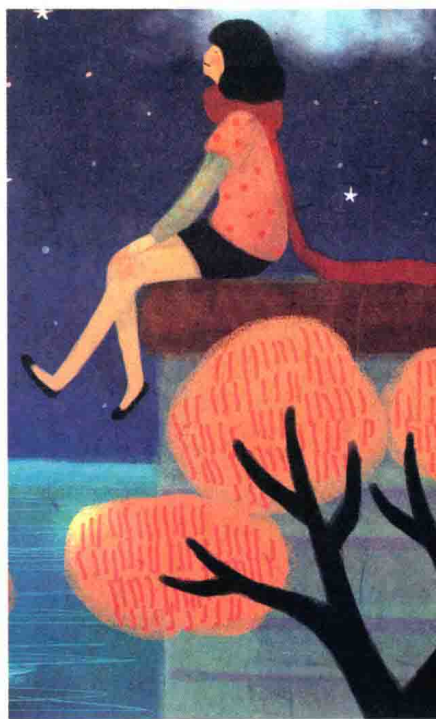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纪行 文 / 杨蕾 / 209

十八届新概念纪行：雨中植物 文 / 胡星海 / 210

万千——不是纪行的纪行 文 / 李溪耕 / 219

我自倾杯 文 / 曹雅楠 / 235

愿少年永远是少年 文 / 南书百城 / 238



绿洲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绿 洲 | 文 / 沈思岚 |
| 风停在相识的地方 | 文 / 凝佳恩 |
| 穿越风和雨 | 文 / 凝佳恩 |
| 路过的花木都向阳 | 文 / 凝佳恩 |
| 婴 孩 | 文 / 沈思岚 |
| 遭遇约瑟夫 | 文 / 沈思岚 |

绿 洲

文 / 沈思岚

她从杂志中抬起头，十指交叠捧起水壶。西去的长途汽车进入沙漠以来，窗外就是一成不变的薄沙丘和杂树。她欣赏着缓缓后退的景致，不时偷瞥一眼邻座的男人。

车上的乘客大多拉上了窗帘打盹儿，昏暗中手机屏幕的亮光倏忽即逝。

水汽热腾腾地熏蒸她的脸，眼镜没一会儿就蒙上了迷离的水雾。她心不在焉地摘下眼镜一边擦拭，一边盘算着如何跟他搭话，最终还是用了最快捷的办法——共同话题。

“嗯，您也看《绿洲》？”她扬了扬膝上的杂志。

四目相对一秒有余。

“这本书叫《绿洲》？”他掀起封面瞟了一眼，“我不知道，这是同事送的。”

客车缓缓深入沙漠腹地，顺着公路的静脉流入沙漠的心脏。

逼仄的小书店内冷冷清清，没几个顾客。光线偏黄，有如暮色将近。几步之遥的大街上，却是阳光普照。由于日光过于明亮，给人一种做什么都光明正大的感觉。此时的她缩在书店一隅翻找杂志的样子，乍看起来真有些偷偷摸摸。

从一摞杂志中准确地抽出《绿洲》，她起身在狭窄的通道间穿梭，硕大的书包没有

蹭掉一本书。

《绿洲》这本杂志她每期必买。镇上唯一的书店老板是个很懂经营的人，向来不多不少只进两本，两本都能卖掉才继续进。不过《绿洲》每月只有一本，老板说另一本有人订阅了。她不订阅是因为很享受这份提心吊胆的期盼——害怕哪个人心血来潮就把唯一的《绿洲》买走了。尽管小镇人口式微。

老板面前有个男生在俯身写着什么，她在一旁等候。只见老板拿出新的《绿洲》给他，那个男生把书塞进包匆匆离去，单肩包滑下肩头露出跟她一样的校徽。

她瞥了一眼登记簿最末的名字，管仲宁。暗自腹诽，管仲和管宁居然合体了……

一阵颠簸后她在车上醒来，邻座的男人还在看那本卷边的旧杂志。

他打个呵欠懒懒地说：“您这本书是前年的吧。”男人好像看入迷了，被打断后迷茫地嘟囔道：“是吗？不知道。”

她尴尬地一笑道：“抱歉，我是《绿洲》的编辑，在沙漠里遇见读者觉得挺有缘的。”

学校的图书室像魔法变出的秘境，每天傍晚准时开启结界的大门。她掐点儿赶来，还是有人捷足先登，一个熟稔的名字占据了首位。管仲宁背对书架坐在大厅中，她则绕过大厅来到她的御座——书架尽头孤零零的一张桌子。她拂去桌上的微尘，坐下看书。没一会儿，图书室里就三三两两地聚集了几对刚填饱肚子的学生，在大厅里小声说话、大声笑。

才看了两章，她发现图书室里异常安静。人走光了，那个管仲宁还在。突然萌生出“他在看什么”的好奇，她强打压下去继续看了一章，直到图书室阿姨拉长嗓门喊收馆，贪婪地摄取了最后几行字才合上书。

阿姨可能心情不大好，大嚷着叫他们关灯。管似乎不常来，对这道命令一头雾水。

“你不用管，我去关。”她把手一挥，觉得自己十分潇洒。

走出门时管仲宁正在黑漆漆的走廊上站着，很容易误会成在等她。她看了眼表上闪烁的荧光字，随即脸色一变，飞奔出图书室朝教室跑去。管好像愣了一下，不过最后还是跟着她奔到了教室。直到跑到已经开始晚自习的教室外，看见管仲宁的身影闪进了自

己身后那扇门，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姓管的一直在邻班啊……

“是吗……”男人说，“幸会幸会。我同事啊，是你们的忠实读者呢。”

“那真难得，我们的受众是青少年啊。”

“呵，那家伙心里还是个少年呢。”男人打趣道。

汽车在一处站牌前停住。天色近晚，暮色四合，沙丘背后冒出缕缕炊烟。每一个绿洲就是一处站点。

乘客们走下车去舒展筋骨。她独坐出神，哑摸着男人的话。

心里是个少年……吗？

文学社第一次活动居然选在放学后的黄昏，还是顶无聊的读书会。她兴趣寥寥，卷着本《绿洲》就去了。在社长发表长篇大论时，她注意到管仲宁也在，就坐在唯一的破窗户底下。暮光倾洒在他身上，映得校服扣子明晃晃的。

多年后，她回想起那一天，总觉得不太真实。他整个人掉在光芒里，像一幅浓艳的油彩混在素描画当中。她不禁幻想，那个时候上帝安排他突兀地出现，就是为了拯救她的。

自由读书时间，管仲宁带着一本《绿洲》坐到她面前，心无城府地笑着。这时她才注意到他的面相，可能是少数民族，五官的轮廓很深，眼窝微微凹陷，显得眼神深邃。一头乱发像野马的鬃毛一般，颇有喜感。

“呃，你也看《绿洲》？”那匹野马问，在她眼中是边打着响鼻，边喷吐热气的。于是她扑哧笑出声来，管仲宁抓着自来卷儿如坠云雾。

读书会寡淡如水，只有她跟管仲宁聊得很是投机。

他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点，比如都崇拜鲁迅。不知是不是带了同一本《绿洲》的缘故，他们变熟络的速度快得惊人，只几句话的工夫，她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就脱口而出——关于她想要成为《绿洲》编辑的梦想。同时，她也知道了管仲宁是四段围棋手的事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围棋社？”

“围棋社的事太多，哪儿还有看书的时间？”管仲宁笑答。她则专注于捕获他每一

个表情，如同热衷于收集标本的博物家。

那天之后，没人发现她上课时不怎么抬头了，而是猫在桌斗前钻研一本叫作《围棋入门》的书。

有时候一见钟情可能无关长相，只因为那个人恰好契合自己卑微的梦想。

车继续开，夜降临了。

坐了一整天，男人没话找话地问：“您来沙漠做什么？旅游还是采风？”

“来找个人。”她欲言又止。

男人正想问下去，后排突然有个人吐了，他的注意力转移到那边，而她转头看向窗外的漆黑。

曾经，高中生活是一片寂寞的沙漠，眼前所见的总是一成不变的沙丘。自管仲宁出现的那一天伊始，她的世界里猛然间掀起了一场沙暴，一时之间，满眼兵荒马乱，飞沙走石。

然而现实中的自己，所迎来的货真价实的改变，也只是多了个书友而已。说起来，跟别人一块看什么青春杂志，感觉怪怪的。

文学社活动还是照常在黄昏进行。她望着窗外一轮红日沉入天边，时间也像沙漏一般，不留痕迹地流走。直到她缓过神来，才发觉管仲宁已经停在某一页上等了许久，才忙不迭地翻页。

一页又一页，真快。感觉自己还没看出些什么呢，高一就这么翻过去了。这一年，她最好的朋友是管仲宁。

那个年代，校园里还没有什么“男闺蜜”“蓝颜”之类的方便词汇，男女间稍显亲密，就会惹来流言满天飞，自然包括她与管。她倒不在乎唾沫星子里的飞短流长——她是喜欢管仲宁的，但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庸俗的恋情。如果她刚上高中时就学过哲学的话，一定能将这种感情准确地定义出来。现在她回想起来，觉得那是一种感激——感激他，将自己从日复一日的沙漠中拯救出来了。

“麻木不堪的生活，如同一片乏味的沙漠。”

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时，阳光正好，桌上的橙汁晒得热乎乎的。管仲宁坐在一

边写作业，神情安恬，仿佛在默诵一首诗。这时她便会想到那个会作诗的文学社社长郝梅，总是在活动课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……她们班那个众星捧月的骄傲女生尧曼，做什么事都要出风头……还有那个宣传部部长胡袖，永远瞪着一双三白眼，说话的嗓门尖得像是要大吵一架……她那个患有重度洁癖的舍友，在旋着圈儿擦拭过自己的杯沿后，还用狐疑的目光扫遍她的全身……

“如果生活真是片沙漠，每一颗沙砾都是一个无趣的人。”

她曾跟管仲宁倾吐过无数次交际上的烦恼，一遍遍说：“我真的跟谁都处不来，我讨厌所有的人。”这时，管仲宁就会拧着两条粗眉毛劝慰她：“你别把人家都想得那么坏。”

哎，你没法带我走出沙漠去，只是给我提供暂时的休息，像绿洲一样。

沙漠的夜晚冷得像山尖尖儿上积聚的一泓雪水。几乎睡了一整天的乘客们，此时照样睡得很沉，车内回荡着轻重不一的呼吸声和此起彼伏的呼噜声。她在心里默数着白天经过的几个绿洲——四年来，那些地方都被她一一踏遍。

邻座的男人还没有睡，正在吃力地发短信。这使她得以看清收件人的名字——真的撞上了，十年没有见过的人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出现在邻座男人的手机屏幕上。

她很惊讶自己的镇定。四下沉静的车厢里，她仿佛自言自语般地嘟囔：“明天就到最后一个绿洲了。”

短暂的期末，匆忙的文理分科，青春离去得既荒唐又绵长，像疾速行驶的列车一样匆匆迎面而来，又疾驰着与我们擦肩而过。

她得知管仲宁留在理科班是一个日头特别大的闷热的中午。她用凉水洗了好几把脸以保持清醒，然后立在宿舍的公用电话前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管仲宁？是我。”

“哦……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是说要学文吗？”

“这个，是前几天刚决定的。你也知道啊，我毕业要回阿克苏老家的，学理比较方便，这是真的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你好好努力吧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她搁下话筒，脑袋被风扇吹得一阵晕眩。忍不住埋怨自己——最后一句话为什么要说“再见”呢？！该死！真俗气！

果真，那是她跟管仲宁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文科部和理科部是相背而立的，高中最后两年他们就这样成了近在咫尺的陌生人。她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可以倾诉可以互相鼓劲的人，就像一具行尸走肉，瞎掉了双眼茫然地徘徊在沙漠中。

日复一日，高强度的学习令她想起管仲宁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了。临近高考前，几乎把他忘了。直到放榜那天，她才如梦方醒。她不知道，自己一直都把对他的记忆放在心底，到了某一个节点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。

四处打听管仲宁的成绩，得到的却只是含糊的回答——他？好像考得不太好……可是也没听说他复读呀……不知道要去哪儿上学……

失望与隐忧啃噬着她的心。此时她惊恐地发现，行走沙漠的这两年，她已经不知不觉失去了与管仲宁的联系。这下子，天涯海角，人海茫茫，再无寻回他的可能。高考后的暑假，她调动自己那可怜巴巴的人脉，打听管的下落。还是，没有一点消息。

这个人，仿佛藏进沙漠的某处了。

北疆的天空逐渐揭去了拒人千里的黑纱，睁开迷蒙的双目，望着滚滚红尘中慢吞吞移动着的客车。天刚蒙蒙亮，旅客们纷纷张罗早饭，一片香气氤氲中，她和邻座男人同时开始收拾行李。

两天的旅程，他们已经彼此熟悉。她会心一笑地问：“您也在最后一站下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男人答，“我同事来接我。方便的话和我们一起？我们帮您找人！”

“那倒不麻烦了。”她摆摆手，“不过您是做什么工作的……”

“气象观测站上班的。”男人笑起来，“其实主业是帮政府种树。”她陪着笑了几声，想起男人行李中那一顶草绿色的鸭舌帽。

密密麻麻的电子稿件铺满整个屏幕，如同无数个针尖戳进她的眼睛。编辑部里开着幽蓝的冷光灯，沉寂。隔壁明亮的休息室里其他编辑说笑的声音清晰可闻。她摘下眼